異苑/卷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 ◄

異苑
異苑卷六

► 卷七

王陵

晉宣帝誅王陵，後寢疾。日見陵來逼。帝呼曰：「彥雲緩我。」身上便有打處。賈逵亦為祟。少日遂薨。初，陵既被執，過賈逵廟。呼曰：「賈梁道，王陵——魏之忠臣。唯爾有神知之。」故逵助焉。

夏侯玄

晉夏侯玄，字太初。以當時才望，為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。宗族為之設祭，見玄來靈坐，上脫頭，置其傍。悉取果食魚肉之屬，以內頸中，畢，還自安其頭。既而言曰：「吾得訴於上帝矣。司馬子元無嗣也。」尋有永嘉之亂。軍還，世宗殂而無子。後有巫見帝涕泗云：「國家傾覆，正由曹爽、夏侯玄訴怨得伸故也。」爽以勢族致誅，玄以時望被戮。

嵇中散

晉嵇中散常於夜中燈火下彈琴。有一人入室，初來時面甚小，斯須漸大，遂長丈餘，顏色甚黑，單衣草帶。嵇熟視良久，乃吹火滅曰：「恥與魑魅爭光。」

土瓦中人

晉鄒湛，南陽人。初，湛常見一人，自稱甄舒仲，余無所言。如此非一。久之乃悟曰：「吾宅西有積土敗瓦，其中必有死人。甄舒仲者，予舍西土瓦中人也。」檢之，果然。乃厚加殯殮畢。夢此人來謝。

山陽王輔嗣

晉清河陸機初入洛，次河南之偃師。時久結陰，望道左若有民居，因往投宿。見一年少，神姿端遠，置《易》投壺。與機言論，妙得玄微。機心服其能，無以酹抗；乃提緯古今，總驗名實，此年少不甚欣解。既曉便去，稅驂逆旅，問逆旅嫗。嫗曰：「此東數十里無村落，止有山陽王家塚爾。」機乃怪悵。還睇昨路，空野霾雲，拱木蔽日。方知昨所遇者，信王弼也。一說陸雲獨行，逗宿故人家，夜暗迷路，莫知所從。忽望草中有火光，雲時飢乏，因而詣前。至一家，牆院甚整，便寄宿。見一年少，可二十餘，豐姿甚嘉，論敘平生，不異於人，尋共說《老子》，極有辭致。雲出，臨別語云：「我是山陽王輔嗣。」雲出門，回望向處，止是一塚。雲始謂俄頃已經三日，乃大怪悵。

朱彥膽勇

晉永嘉中，朱彥居永寧。披荒入舍，便聞管弦之聲及小兒啼呼之音。夜見一人，身甚壯大，呼殺其犬。彥素膽勇，不以為懼，即不移居，亦無後患。

鬼唱佳聲

晉永嘉中，李謙素善琵琶。元嘉初，往廣州。夜集坐倦悉寢，惟謙獨揮彈未輟。便聞窗外有唱佳聲，每至契會，無不擊節。謙怪語曰：「何不進耶？」對曰：「遺生已久，無宜乾突。」始悟是鬼。

麻子軒

劉聰建元三年，并州祭酒桓回於途遇一老父，問之云：「昔樂工成憑，今居何職？我與其人有舊，為致清談，得察孝廉。君若相見，令知消息。」回問姓字，曰：「我吳郡麻子軒也。」言畢而失。回見憑，具宣其意。憑歎曰：「昔有此人，計去世近五十年。」中郎荀彥舒聞之，為造祝文，令憑設酒飯，祀於通衢之下。

形見慰母

晉太元中，桓軌為巴東太守，留家江陵。妻乳母姓陳，兒道生，隨軌之郡，墜瀨死。道生形見云：「今獲在河伯左右，蒙假二十日，得暫還。」母哀至，輒有一黑烏，以翅掩其口。舌上遂生一瘤，從此便不復哭。

荀澤見形

晉潁川荀澤，以太元中亡，恆形見。還與婦魯國孔氏嬿婉綢繆，遂有妊焉。十月而產，產悉是水，別房作醬。澤曰：「汝知喪家不當作醬而故為之。今上官責我數豆，致劬不復堪。」經少時而絕。

亡婦免夫

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，為虎所害。後一年，猛行至蒿中，忽見婦云：「君今日行，必遭不善。我當相免也。」既而俱前。忽逢一虎，跳踉向猛。猛婦舉手指撝，狀如遮護。須臾，有一胡人荷戟而過。婦因指之，虎即擊胡。婿乃得免。

庾紹之見形

晉新野庾紹之，字道遐。與南陽宋協中表之親，情好綢繆。桓玄時，庾為湘東太守，病亡。義熙中，忽見形詣協。一小兒通云：「庾湘東來。」須臾便至，兩腳著械。既至，脫械置地而坐。協問：「何由得顧？」答云：「暫蒙假歸，與卿親好，故相過耳。」協問鬼神之事，紹輒漫略，不甚諧對。具問親戚，因談世事。末復求酒，協時時餌茱萸酒，因為設之。酒至，執杯還置，云：「有茱萸氣。」協曰：「卿惡之耶？」紹云：「上官皆畏之，非獨我也！」紹為人語聲高壯，此言論時不異恆日。有頃，協兒遙之來。紹聞屐聲，極有懼色。乃謂協曰：「生氣見陵，不復得住。與卿三年別耳。」因貫械而起，出戶便滅。協後為正員郎，果三年而卒。

山陰徐琦

晉義熙三年，山陰徐琦每出門，見一女子，貌極艷麗。琦便解銀鈐贈之。女曰：「感君佳貺。」以青銅鏡與琦，便結為伉儷。

葛輝夫妖死

晉義熙中，烏傷葛輝夫在女家。宿至三更，竟有兩人把火至階前，疑是凶人，往打之。欲下杖，悉變為蝴蝶，繽紛飛散。忽有一物衝輝夫腋下，便倒地，少時死。

團扇夢別

義熙中，高平檀茂崇喪亡。其母沛郡劉氏晝眠，夢見崇手執團扇云：「崇年命未盡，橫被災厲，上永違離。今以此扇奉別。」母流涕驚覺。果於屏風間得扇，上皆如蜘蛛網絡。撫執悲慟。

朱衣吏濫取

義熙中，長山唐邦聞扣門聲，出視，見兩朱衣吏云：「官欲得汝。」遂將至縣東崗殷安塚中。塚中有人語吏云：「本取唐福，何以濫取唐邦？」敕鞭之，遣將出。唐福少時而死。

鬼歌子夜

晉孝武太元中，琅玡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。殷允為章郡，僑人庾僧度家，亦有鬼歌子夜。

許氏鬼崇

晉太元中，吳興許 【 一作沈。】 寂之，忽有鬼於空中語笑，或歌或哭，至夜偏盛。寂之有靈車，鬼共牽走，車為壞。寂之有長刀，乃以攝置甕中，有大鏡，亦攝以納器中。

床下老公

晉元興中，東陽太守朱牙之。忽有一老公，從其妾董床下出，著黃裳衿帽。所出之坎甚滑澤，有泉。遂與董交好。若有吉凶，遂以告。牙之兒疾瘧，公曰：「此應得虎卵服之。」持戟向山，果得虎陰，尚餘暖氣。使兒炙啖，瘧即斷絕。公常使董梳頭，髮如野豬毛。牙之後詣祭酒上章，於是絕跡。乃作沸湯，試澆此坎。掘得數斛大蟻。不日，村人捉大

刀野行。逢一丈夫，見刀，操黃金一餅，求以易刀。及授刀，奄失其人所在。重察向金，乃是牛糞。計此，乃牙之家鬼。

秦樹冥緣

沛郡人秦樹者，家在曲阿小辛村。嘗自京歸，未至二十里許，天暗失道。遙望火光，往投之宿。見一女子秉燭出云：「女弱獨居，不得宿客。」樹曰：「欲進路，礙夜，不可前去。」乞寄外住。女然之。樹既進坐，竟以此女獨居一室，慮其夫至，不敢安眠。女曰：「何似過嫌？保無虞，不相誤也。」為樹設食，食物悉是陳久。樹曰：「卿未出適，我亦未婚。欲結大義，能相顧否？」女笑曰：「自顧鄙薄，豈足伉儷？」遂與寢止。向晨，樹去。乃俱起執別，女泣曰：「與君一睹，後面無期。」以指環一雙贈之，結置衣帶，相送出門。樹低頭急去數十步，顧其宿處，乃是塚墓。居數日，亡。其指環結帶如故。

靈侯

南平國蠻兵【 一作岳。】 在姑孰， 【 一作蘇。】便有鬼附之。聲呦呦細長，或在簷宇之際，或在庭樹上。每占吉凶，輒先索琵琶，隨彈而言。事事有驗。時卻倚為長史，問當遷官，云：「不久持節也。」尋為南蠻校尉。予為國郎中，親領此土。荊州俗諺或雲是老鼠所作，名曰靈侯。

戶外應聲

昔有老姥雨夜紡績，斷失其(金奏)所在。姥獨罵云：「何物鬼擔去？」戶外即有應聲言：「暫借避雨，實不偷(金奏)。宜就覓之。」姥驚懼窺外，略無所見，(金奏)亦尋獲。

妒鬼

吳興袁乞妻臨終，執乞手云：「我死，君再婚否？」乞言：「不忍也。」既而服竟更娶。乞白日見其死婦語之云：「君先結誓，雲何負言？」因以刀割其陽道。雖不致死，人性永廢。

花上盈盈

臨 【 一作林。】 川聶包死數年，忽詣南豐相沈道襲作歌。其歌笑甚有倫次，每歌輒作「花上盈盈正閒行，當歸不聞死復生」。事異辭怪。

亡兒慰母

琅玡王凝之，字叔平。妻左將軍夫人謝氏，弈之女也。嘗頻亡二男，悼惜甚過，哭泣累年，若居至艱。後忽見二兒俱還，皆若鎖械，慰免其母：「宜自寬割。兒並有罪。若垂哀憐，可為作福。」於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。

鬼作嗔聲

琅玡王騁之妻陳郡謝氏，生一男，小字奴子。經夫後，王以婦婢招利為妾。謝元嘉八年病終。王之墓在會稽，假瘞建康東岡。既窆反虞，輿靈入屋。憑幾忽於空中擲地，便有嗔聲曰：「何不作輓歌，令我寂寂上道耶？」騁之云：「非為永葬，故不具儀耳。」

打鼓稱冤

沙門有支法存者，本自胡人，生長廣州。妙善醫術，遂成巨富。有八尺(翕毛)(登毛)，光彩耀目，作百種形象。又有沉香八尺板床，居常香馥。太原王琰 【一作談。】為廣州刺史，大兒邵之屢求二物，法存不與。王因狀法存豪縱，乃殺而籍沒家財焉。法存死後，形見於府內，輒打閣下鼓，似若稱冤。如此經日。王尋得病，恆見法存守之。少時，遂亡。邵之此至揚都，亦喪。

司馬家奴

河內司馬惟之奴天雄死後還，其婦來喜聞體有鞭痕而腳著鎖。問云：「有何過，至如此？」曰：「曾因醉，竊罵大家，今受此罪。」

顏延之妾

陳郡顏延之字延年，有愛妾死。延之痛惜甚至。以冬日臨哭，忽見妾排屏風，以壓延之。延之懼，墜地。因病卒。

鬼食粔籹

永初中，張驥於都喪亡。司馬茂之往哭，見驥憑幾而坐，以箸刺粔籹食之。 【 米巨籹膏環也。】

廄中怪

元嘉二十六年，豫章胡庇之嘗為武昌郡。入廄中，便有鬼怪。中宵籠月，戶牖少開。有人倚立戶外，狀似小兒。戶閉，便聞人行如著木屐聲，看則無所見。如此甚數。二十八年三月，舉家悉得時病，既而漸差。

劉元入魏

劉元字幼祖，少與武帝善，而輕何無忌，遂不相得，乃去。遊吳郡虎邱山，心欲留焉。夜臨風長嘯，對月鼓琴於劍池上。忽聞環珮音，一女子衣紫　之衣，垂鈿帶，謂元曰：「吳王愛女，願來相訪。」元曰：「吳王愛女，豈非韓重妻紫玉耶？」遂與元偕行，謂元曰：「聞君與劉裕相得，裕是王者。然與何無忌不美，此人恐為君患。若北還仕魏朝，官亦不減牧伯。」言訖，忽不見。乃在一大陵松樹下，約去虎邱三里許。元乃北去仕魏，累官青州刺史。

麝香辟惡

元嘉二十年，王懷之丁母憂。葬畢，忽見樹上有嫗，頭戴大髮，身披白　裙，足不踐柯，亭然虛立。還家敘述，其女遂得暴疾，面乃變作向樹杪鬼狀。乃與麝香服之，尋復如常。世雲麝香辟惡，此其驗也。

一足鬼

元嘉中，魏郡張承吉息元慶年十二，見一鬼，長三尺，一足而鳥爪，背有鱗甲，來招。元慶恍惚如狂，遊走非所。父母撻之。俄聞空中云：「是我所教，幸勿與罰。」 張有二卷羊中敬書，忽失所在。鬼於樑上擲還一卷，少裂壞，乃為補治。王家嫁女，就張借□。鬼求紙筆代答。張素工巧，嘗造一彈弓。鬼借之，明日送還，而皆折壞。

鬼作五木

元嘉中，潁川宋寂。晝忽有一足鬼，長三尺，遂為寂驅使。欲與鄰人摴蒱而無五木，鬼乃取刀斫庭中楊枝，於戶間作之，即燒灼，黑白雖分明，但樸耳。

七日假

元嘉十二年，長山郭悖病亡。後孫兒見悖著幘布裙，在靈床上呼孫與語，云：「今得七日假，假滿將去。二小鬼捉襆在門，可就取也。」孫求襆，即得。又云：「汝叔從都還，得鍠犁(金辟)。可試取看。」便以呈之，仍以兩鐵鉗加，蒼蒼作聲。語孫曰：「我無復歸緣，從此而絕。」

黃父鬼

黃州治下有黃父 【 一作文。】 鬼，出則為祟。所著衣袷皆黃，至人家，張口而笑，必得疫癘。長短無定，隨籬高下。自不出已十餘年。土俗畏怖，惶恐不絕。

山靈

廬陵人郭慶之，有家生婢，名采薇，年少，有美色。宋孝建年中，忽有一人，自稱山靈，如人裸身，形長丈餘，胸臂皆有黃色，膚貌端潔，言音周正，呼為「黃父鬼」，來通此婢。婢云：「意事如人。」鬼遂數來。常隱其身，時或露形。形變無常，乍大乍小，或似煙氣，或為石，或為小鬼，或為婦人，或如鳥獸足跡，或如人，長二尺許；或似鵝，跡掌大如盤。開戶閉牖，其入如神。與婢戲笑，如人也。

鬼避徐叔寶

元嘉十四年，徐道饒忽見一鬼，自言是其先人。於時冬日，天氣清朗。先積稻屋下，云：「汝明日可曝穀。天方大雨，未有晴時。」饒從其教，鬼亦助輦。後果霖雨。時有見者，形如獼猴。饒就道士請符，懸著窗中。見便大笑云：「欲以此斷我，我自能從狗竇中入。」雖則此語，而不復進。經數日，歎云：「徐叔寶來，吾不宜見之。」後日果至，於是遂絕。

梁清家諸異

安定梁清，字道修，居揚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宅。元嘉十四年二月，數有異光，仍聞擘蘿聲。令婢子松羅往看，見一人，問，雲姓華名芙蓉，為六甲至尊所使，從太微紫宮下，來過舊居。乃留不去。或鳥頭人身，舉面是毛，擲灑糞穢。清引弓射之，應弦而滅，並有絳汁染箭。又睹一物，形如猴，懸在樹標。令人刺，中其髀，墮地淹沒。經日，反從屋上跛行，就婢乞食，團飯授之，頓造二升。經日，眾鬼群至，醜惡不可稱論。松羅床帳，【一作障。】塵石飛揚，累晨不息。婢採菊，路逢一鬼，著衣幘，乘馬，衛從數十。謂採菊曰：「我是天上仙人，勿名作鬼。」問：「何以恆擲穢污？」答曰：「糞污者，錢財之象也。投擲者，速遷之徵也。」頃之，清果為揚武將軍、北魯郡太守。清厭毒既久，乃呼外國道人波羅(疊毛)誦咒文。見諸鬼怖懼，逾垣穴壁而走，皆作鳥聲，於此都絕。在郡，少時夜中，松羅復見威儀器械、人眾數十，一人戴幘，送書粗紙，有七十許字，筆跡婉媚，遠擬羲、獻。又歌云：「坐儂孔雀樓，遙聞鳳凰鼓。下我鄒山頭，彷彿見梁魯。」鬼有叔操喪，哭泣答吊，不異世人。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書，題云：「故孔修之死罪」，白箋，以吊其叔喪，敘致哀情，甚有銓次。復云：「近往西方，見一沙門，自名大摩剎，問君消息，寄五丸香，以相與之。」清先奉使燉煌，憶見此僧。清有婢產，於此遂絕。

青桐樹

句章人 【 一無人字。】 吳平州門前，忽生一株青桐樹，上有謠歌之聲。平惡而斫殺。平隨軍北征，首尾三載。死桐欻自還立於故根之上。又聞樹巔空中歌曰：「死桐今更青，吳平尋當歸。適聞殺此樹，已復有光輝。」平尋復歸如見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